

經史百家雜鈔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許慎說文序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論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讀儀禮

讀荀子

贈鄭尙書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

秀才墳序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五代史宦者傳序

蘇氏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集古錄跋尾十首

集古錄目

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中論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

序

王安石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以上言周禮讓爲國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仲尼既

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儻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

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非天下而終致敗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盡策

許慎說文序

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

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

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一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

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

比類合誼。以見指撝。堯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

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源其後諸

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

異。灋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

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

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

職務。繇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

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艸

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

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

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目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

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

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

信也以上新室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

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

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

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

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

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

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書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

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

不諭。豈不悖哉。

以上世俗非譬壁
中古文不達字例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其不穿鑿。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昔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愔。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以上述己著書之指
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敍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四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於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蹟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印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

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崇。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臯。死。臯。詣。

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四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令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官以上宦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以上前漢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

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宣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嬖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

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宜官災毒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蚋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

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

辨許
遠事

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

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

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

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

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

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

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以上并嘆
巡遠事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

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

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

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

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

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以上南霽雲事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竊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鬢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鬢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以上南霽雲事

事

韓愈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麤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醱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醱乎。醱者也。荀與揚。大醱而小疵。

韓愈贈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重

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火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

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

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愈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

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曾子獨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

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宗元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三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涓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

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字

文字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祥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鷓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鷓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鷓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異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鷓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鷓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

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蠹明。然其為說固

已不勝其繁矣。以上至於上言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

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自孔子在時。方修

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

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

存而不絕也。以上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

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以上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

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

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

唐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

或合。然以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

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

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

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

可見者。以上疑深身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

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

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

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

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

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

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

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

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

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歎張承業之賢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

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

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

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而歸結於唐昭宗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倣。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以上

五代宦官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

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世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

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

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

賢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

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

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為古文於舉世不為之時。

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者。

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時得罪者多。復進用獨子美不幸早死。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交人。不妄交人。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參於

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人辨詰之詞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

天下奇士。以上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

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敘己與曼卿祕演三人踪跡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犖。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

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

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款異說易以惑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為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

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大務以世家相高其勢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飾。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敝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並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

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

先者後者。雖窮遠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

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難聚。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

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以上述集古錄目之意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

彼也。

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

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

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以上書目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

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閱深雋美而長於

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

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

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

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

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仕宋後奏議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

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

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

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

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真宗時再進再絀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

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

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

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比大治宮。觀公益靜。以謂天命不可專。在宜繼姦臣。修

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敘奏議在太宗時不言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

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

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將可

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

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

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

覈矣。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曾鞏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

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

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

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

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敘幹志事蓋漢承周衰

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

自述表章之意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

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爲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

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以上言籍不可滅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

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

以上言古者道一說衆說雜出其間

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

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羽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

喜之謠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備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漢異說誕漫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

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

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衆說所蔽不能拔俗

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掇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

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敘書之存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

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瓊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

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

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賢本於躬化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

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

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言哉。以上言

於世子不行 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

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歎周禮之

備詳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

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以上言訓釋復古之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

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

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

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

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

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

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

豈不宜哉。義難明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

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爨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

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

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

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並詳他史則不能觀其通

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

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通鑑可稽而典章經制無書可以會通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

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

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

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

典尙有未備未審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

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

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

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

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

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

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

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

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

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較通典有同有異。凡敘事。則本之經

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摭舊說間附己意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

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謙言恐有繁蕪闕略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

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墜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

七卷。

以上言秦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羞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錢以上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楮以上以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

之與立者民也。光嶽旣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旣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縲。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

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以上言征額日

重則官與商賈豪強皆無利可圖

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

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民代商受困作征權考第五。首敍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羅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羅粟者也。而羅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寔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蓄。買居貨待買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揀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

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

之以里開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玉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
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至於隋而州郡

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勅

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

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勅籍小吏。

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

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後官又古

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

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

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

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

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

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舉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

經史百家雜考 卷九 序跋二 一二十九 商務印書館藏版

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鈞是人也。

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爲一

秦漢以來儒

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

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

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喪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麤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濁

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

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

分文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爲三公官以處

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並不預宮中之事。以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

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

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

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

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

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

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

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

從至為冗賤。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庫懸絕如此。以上名實不異。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

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

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

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

也周禮禮屬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其

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以上祭祀儀節久失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注。頗能補

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

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

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威靈仰。或以為耀靈寶。襲方士

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

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

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

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

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

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

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

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

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

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

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

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

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

而通乎古今而代有

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

代之事迹焉蓋本晦菴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

以上略序

其本無沿革者若

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
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
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
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
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
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大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
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
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士
宇。且陷入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
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
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昔隋開皇中
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
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掇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

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作樂考第十五。首敍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

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以上

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

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

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

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

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以上

言後世兵民判然爲二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

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

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刵。椽

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

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以上言議法當依於輕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

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

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旣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扑流宥。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漢魏六

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爲不易之典。

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

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賊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輕刑。惠姦。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

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

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

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量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卽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蠡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

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

爲勝。以上言史記世表爲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信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

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

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

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

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册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

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

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

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

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

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郟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

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

闡澤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

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國非有截

然之疆界

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

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

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縣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為

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

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

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

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成。亂於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僧暉李斯陸士

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邾鄆樊
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
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
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
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
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白
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
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
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
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
任之墮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
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
與紀時政合而爲一又嘗考之。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

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

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殿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之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

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為簡明。宋兩朝史志。言

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

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

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

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采有所不通。

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

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

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

祥雖殊。而其為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

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

孽。而均以異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

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為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

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為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為妖。如冬桃李

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為華孽。二者俱

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為青眚青祥。物自

動為木沴金。物自壞為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論。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為一門。而自

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釐正諸名目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

為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采多。所統采狹。且建治

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

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京口為

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成為南淮。襄陽為南雍。魯郡在馬林為徐州。而漢則

九州。采不復可考矣。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跡不可考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

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

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

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

以禹跡所統為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為準。溯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

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為準。追考

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為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為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

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

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

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

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

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

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詔令之屬

書甘誓 湯誓 牧誓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祖求賢詔

漢文帝賜南越王書 除誹謗法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求言詔 遺匈奴

書 遺匈奴書 策問賢良文學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報李廣詔 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策問賢良文學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難蜀父老

王尊敕掾功曹教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報臧宮馬武詔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漢明帝即位詔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辟雍行養老禮詔 申明科禁詔 塞汴

渠詔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禘祭詔 詔三公

漢和帝恤民詔

馬援誡兄子書

鄭立戒子書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諸葛亮與羣下教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鍾會檄蜀文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宋文帝誡江夏王義恭書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議減鹽價詔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祭鱷魚文

歐陽修擬制九篇

曾鞏擬制四篇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詔令之屬

書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書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牧誓

遠在下明明委常縱寡無蓋皇權清開下民歸象在

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

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彞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以上堯舜滅苗制刑法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

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

厥世。以上告典獄者以伯夷為法以苗民為戒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

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

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其甯惟永。以上言慎刑乃克有終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

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

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以上言五刑五罰之等差

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以上言五刑五罰之等差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 詔令 二 商務印書館藏版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以上專言罰之條理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書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維予一人。...

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

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以上平王遣家父義和

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以上嘉文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鉅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

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以上賚

書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

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以上除戎器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攬斂乃穽無敢傷牯牯之

傷汝則有常刑以上清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

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以上嚴紀律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糲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以上蜀糧壁壘

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悔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

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

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以上悔疏老成而親佞人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用。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以上言國以一人衰以一人興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

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

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

遷邾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下壽司。三頁時。...

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以上靈景無恙秦之妖言將踐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

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

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好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

極。玆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

圖之。

以上訴單劉及晉之咎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

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

季圖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

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

子。已而背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

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以上滅六國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以上議帝號

漢高帝求賢詔

年十一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上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以上敘由代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

十。朕不忍爲也。以上存省兄弟墳墓勸令息兵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

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

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以上不食其土地勸去帝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

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

問鄰國。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 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

詔令

五

商務印書館藏板

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漢文帝除肉刑詔

十三年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以上增祀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

威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同官祝釐。皆謂富於天下。不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

後元年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利。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遺匈奴書

前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四匹。使

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

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橐蘘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兆萬民。單于毋言。遂已。遂已。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

也。夫飢寒竝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母攘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報李廣詔

元狩二年

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植於蠻貊。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封齊王策

元狩六年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奸巧邊。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城。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棗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相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元光五年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劉。佳。等。

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酬。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由。立功萬里之外。

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徼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以上往賓四南夷之故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軍興之失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敵之賢

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

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

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

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

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馳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

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

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

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

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

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以上蜀大夫疑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

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

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

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

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

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

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以上舉禹以證非常之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

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

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以上

言賢君規模宏大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

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以上言異域。慕漢向化。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逃不閉。芻爽闇暗。得耀

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以上言開西。爽事不可已。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

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

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

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王尊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中不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

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漢光武帝賜寶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

二十七年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

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胡曰。積風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

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鞬鞞丸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漢明帝卽位詔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永平二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甯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膺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踏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漢明帝辟雍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

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石。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臺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

永平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甯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塞汴渠詔

永平十三年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漉濇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

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建初元年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吠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大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章帝禘祭詔

建初七年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祭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

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漢章帝詔三公

元和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漢和帝恤民詔

永元十二年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後上。

將何以救其咎。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馬援誡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襜。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以上游學業遇闕尹擅執。坐黨禁錮十

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

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

以上出處歲年

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

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

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以上傳家

咨爾榮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

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

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以上教誡

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

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

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以上自述志事未竟

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

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謹亦已焉哉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

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皆禍竊執天衡遂割

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此之惡昭烈皇帝體明觀之德光演文武應乾

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

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以上述先主功績朕以幼

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

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

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

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

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勛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

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以上

後主嗣位 諫葛專征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

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

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

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

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以上言以順討逆兵勢甚盛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

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以上敕降弔民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

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以上言大臣立權以珍逆亂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

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

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闖遺醜。本無懿德。獯豸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膺揚。埽

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

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

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大守邊讓

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

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

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以上言紹

初與操合謀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

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以上言操專制朝政誅戮忠良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

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疊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以上言操虐政

及諸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三書可

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

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滅者哉。以上言操與紹相拒又操

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

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

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以上言操軍心易離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

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

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

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勛哉。以上

忠義人以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

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

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

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見上注言見幾遠害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溲

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

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鱣鱖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

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

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

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以上言吳國屢取滅亡自董卓作亂。以

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觀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以上言曹氏武功之盛及破韓馬宋張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以上順逆之分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剪

詔令

十九

一商務印書館藏版

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

郡烏桓丁令屠。各遼中羌。麴。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

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汝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

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以上陳五道伐吳之盛丞相

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

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

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

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

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

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

敵。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以上歷數拔用降將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

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申變化。進退行止。攻守建。...

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迕。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以上歷舉江東舊德名臣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鸛鳴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躡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

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甯。迷而忘復。闡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莒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尙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甯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

身輕如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屏屏。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貶。富而不恠。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鍾會檄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

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具卒難次每之下無及也各具宜而或也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

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

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

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

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

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以上魏宅中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

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

延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

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場

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

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以上征遼東吳之先主起自荆

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詔令

二十一

商務印書館藏版

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以上平蜀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以上陳兵勢之盛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尙。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

抵承生告。自慕南感。嬰齊入時。七面再巨。犬德行。則十三。

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日。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以上勸降

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元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杳然難究。淵流浩瀆。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味。撫迹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宋文帝誠江夏王荊州刺史義恭書

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

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

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用敬厥刀。以三三。

兆之衆代受事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
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
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
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
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疇
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
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
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
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以上引朕晨
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
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
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
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以上謝絕徽號夫人情不常
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

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

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

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以上赦民之罪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

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

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

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

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

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

以上赦李田等叛將

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

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

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

免。一切不問。

以上不赦朱泚而赦其部下

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

隸。及藩鎮效力。並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尋卑

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

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以上滿洗有罪職官仍與錄用諸軍使諸道赴奉天。

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

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

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

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

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以上敘錄奉天定難功臣諸道將軍將士等。久勤捍禦。累著功勳。方鎮。

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

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

階。仍並賜勳兩轉。以上敘錄各方鎮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薶骸。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

在惻隱而何閒。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

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

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以上收葬死者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

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閒架竹木茶漆權鐵等

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甯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

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

攸甯。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以上減放賦稅及奉天給復尙德

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

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

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

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

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以上薦達賢才旌卹民間大兵之彼。內外耗竭。貶食

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

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節

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諒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異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驚。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千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汗萊。乃專賈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弊。實爲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旣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甿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

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尙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尙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頂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尙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學於彼者乎有學於彼者乎有學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尙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

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

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同。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敍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六禋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韓愈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擣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掩。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視。視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

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雜。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歐陽修擬制九篇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敕。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杜鈇可衛尉寺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鈇。舉者

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郭固可甯州軍事推官制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息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閒。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敕。具官李仲昌。自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惟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才。豈易成。除

者舉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洎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涖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敕。遷勉用爾學。可。

曾鞏擬制四篇

賈昌衡知鄧州制

敕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尙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渚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尙思繼於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欲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繇綏德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寬恩尙思報稱可

張知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爲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錯內屬。拊巡填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於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繹騷。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